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桃花塢木刻年畫的前世今生



▲凌君武

以刀鏤板，是古代版畫的基本方式。版畫，顧名思義，亦即是通過繪畫、雕刻及印製而完成的繪畫作品。當中，桃花塢的木刻年畫，因曾集中在蘇州城內桃花塢一帶生產而得名。蘇州版畫院院長、蘇州桃花塢年畫博物館館長凌君武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作演講，便簡介了蘇州版畫的歷史及其廣泛深遠的影響。

始於門神的年畫

談蘇州的版畫，需由辭舊迎新、驅邪逐鬼的年畫說起。年畫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藝術品之一，大多數地方都有新年時張貼新年畫的習俗，因每年更換，故稱「年畫」。相傳此傳統早於漢代時開始。王充於《論衡·訂鬼》引《山海經》謂：「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鬱壘。」神荼、鬱壘為最早的門神，春節時，家家戶戶均會於大門兩側貼他們的畫像來驅鬼避邪。然到了唐代，因有太宗伯龍王的鬼魂尋仇而派秦叔寶和尉遲敬德守衛於門外一說，門神的位置便被秦叔寶和尉遲敬德所取代。事實上，每個時代的門神均有不同的形象，比方說，唐朝時的鍾馗亦為家喻戶曉的門神。

雖然年畫在宋代已經具有了雛形的規模，但它的真正形成則在明代。隨着不

斷的發展，傳統年畫的題材在後期已擴展得非常廣泛，而且均蘊涵深意；因主要來自民間，所以亦具有強烈的民間美術特色和濃厚的鄉土氣息。年畫的出產地，一向分成兩大中心：北方是在天津楊柳青和山東濰坊縣的寒亭；南方是在蘇州桃花塢和廣東的佛山。不同地方的產量和製作，都各有明朗的風格。

桃花塢木刻年畫與唐伯虎

當中，位處江蘇省蘇州的桃花塢年畫，始於明代，盛於清代雍正、乾隆年間，其繪畫風格影響了上海、蘇杭、揚州等多個地區。桃花塢年畫雖刻細膩，做工精美，多以戲曲、古典小說和本地生活習俗為主要題材；色彩上喜用蘇木紅、槐黃等植物色，在感覺柔和典雅的同時，亦達到有對比鮮明的效果。而在清代晚期，桃花塢年畫在技法上，吸收了西洋畫的明暗結構和透視畫法，更見寫實。

凌君武指出，桃花塢木刻年畫的源起，與明代著名才子唐伯虎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唐伯虎生於姑蘇閶門一帶，亦正是《紅樓夢》中曹雪芹所寫的「紅塵中一二等富貴之地」。出生於小康之家的唐伯虎，仕途卻十分坎坷。他廿四歲時更遭逢大變，父親、妻子都在年底去世，隔年年初母親、妹妹又相繼撒手人寰。一下子痛失四位親人，唐伯虎在三年守喪後認真讀書，高中舉人後卻又在會試中遭人誣告作弊，受了一年的牢獄之災後，輾轉當過江西南昌寧王朱宸濠的幕僚後，最終隱居蘇州桃花塢，以賣畫為生。

蘇州版畫與日本浮世繪的淵源

雖然在官場失意，唐伯虎憑着其優秀的畫作及詩作，在文壇上的名聲倒是不小。適逢明朝時江南的民風特盛，他的畫深受蘇州文人以至百姓歡迎。當時便有很多製作年畫的工匠以唐伯虎的畫作為自己畫稿的範本，刻版後並大量印製。此情況一直延續至清乾隆年間，仍有大量人冒唐伯虎之名繪畫及印製各種體裁的桃花塢年畫。

最後，凌君武指出，明清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傳至日本後，對日本浮世繪版畫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明朝時，海外貿易已經開始，日本商人和藝術家已常常遠道來蘇州，並用重金購買當時盛極一時的「吳門畫派」（沈周、文徵明、仇英等人）的作品和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到了明末清初，對日本的運輸貿易漸漸發展至以蘇州為基地。據清初的《宦遊筆記》記載：「南濠在蘇州閶門外，為水陸要衝，凡南北舟車，外洋商販，莫不畢集於此」。日本商人和畫家在蘇州對精美的桃花塢木版年畫由是有了更多的接觸與了解，並會從中大量搜集、購買和收藏。收藏者中有東京的小村莊兒、板倉三、京都的禿氏諸祥、大阪的岡田伊三次郎等等。

在日本，當浮世繪版畫還沒有形成的時候，風俗畫已在十六世紀末逐漸廣泛流行起來。但由於是供求關係上的矛盾，日本出版商和畫家開始尋找一種用木版印刷彩色圖畫的方法來滿足市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蘇州版畫的傳入因此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首先，「浮世繪」中的「浮世」是現世的意思，其繪畫題材大都是民間風俗，畫風樸實，與桃花塢年畫相似。而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東方特有的繪畫藝術形式和特點是注重畫面的結構，把握點、線、面的整體感和平面感，不重透視規則，不受外光所形成的明暗關係的影響，這種繪畫特性，更在日本浮世繪藝術中有充分的體現。

由於日本處於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前站，使得首先到達日本的荷蘭商人可以把搜集到的浮世繪作品帶到西方傳播開來，直接影響了西方印象派以至「立體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布拉克和畢卡索的藝術理論基礎。凌君武認為，我們在繼承了桃花塢木版年畫歷史悠久的傳統，並以之為自豪的同時，也應該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古老的傳統文化應該如何得到更好的繼承、發揚與推陳出新，使它以更為嶄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文化藝術之林當中？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五欄閒話

文：青絲

橄欖的餘味

過去在江浙一帶，有客新春登門賀年，主人會奉上一道「元寶茶」——在茶碗裡放兩枚橄欖，以滾沸的開水一沖，經過浸泡，橄欖會散發出芬芳如蘭的淡淡清香，再往色澤淡碧的茶湯裡添放一顆光彩灼灼如金丸的金橘，就是元寶茶。飲之初澀，然不一會，齒頰間就會感受到一種回甘的香甜，極富意趣，且有清新口氣之效。一些老年人，沒事也喜歡在口袋裡放一兩顆曬乾的生橄欖，用乾淨的手帕包着，無聊時就放到嘴裡含着慢慢咀嚼，藉此開胃醒神、化痰平喘。在昔日人們的生活中，橄欖是再為常見不過的小食了。

橄欖又名青果，於嶺南閩中尤為多見。晉人嵇含的《南方草木狀》曰：「橄欖子，大如棗。二月華，八九月熟。生食味酸，蜜藏乃甜美。交趾、武平、興古、九真有之。」橄欖在南方很早就被引種，而成為人們桌案上的小食，大約是在漢末之際。《夜航船》云：「三國吳時始貢橄欖，賜近臣。」當時，土人將生鮮的橄欖用鹽粒醃漬，或者浸泡到蜜汁中，既便於久藏外運，又可去其苦澀的初味，嚼食回味悠長，齒頰留香。加上橄欖能清內熱，可利咽化痰，若是咽喉不適，食之輒癒，故被作為貢品呈獻給朝廷。因得之不易，吃橄欖在當時的江表之地，屬於是上流社會的享受。

另外，橄欖又名「南威」，既闡述了橄欖產於南方的屬性，又另有深意。春秋時期，晉國有美女名為南威，晉文公得之，曾三日不上朝。古人稱橄欖為南威，也有喻其品性美好，意蘊深厚，一如美色貞怡的女子，令人回味而甘、戀戀不捨之意。《廣志》曰：「橄欖，大如雞子，交州以飲酒。」晉代之際，嶺南人就知道橄欖有藥用和保健的功效，取之浸酒而飲，有獨特的風味。

橄欖分為白橄欖和烏橄欖兩種。古人認為白橄欖微，所以種的人不多。而烏橄欖的子大肉厚，初食味澀，繼而回甘，滿口皆甜，就連喝湯也是甜的。蘇軾詩曰：「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餘甘日頰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很形象地描述了橄欖久嚼回甘的特性。而這一食品過程，猶如良朋好友以忠言勸誡，初覺逆耳不悅，及至領悟其中的妙處，方覺有益。加上烏橄欖以溫水泡軟，其味乃醇，若是以冷水浸泡，果實會滑膩生膠，若用熱水，果肉則會變得堅韌，風味盡失。所以古人認為，烏橄欖的特

點頗為符合溫婉勸諫之道，不做不屈，不卑不亢，態度得體，故又稱之為「諫果」。

南宋周密《齊東野語》載，黃庭堅在四川做官的時候，有人以橄欖相贈，黃庭堅賦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把橄欖和餘甘子相提並論，認為兩者先苦後甜的特性，都可名之為諫果。清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載，明代之際，嶺南人往來相處，橄欖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若有人想要向朋友提出忠告，會先期贈送給友人橄欖，以此表明自己有言相勸。收到者也會有心理準備，會根據友人的勸諫斟酌權衡，擇善而定。

清代隨着京戲、電影的興起，橄欖更是發展成為一道重要的消閒零食，不僅茶食店、乾果子舖裡有售各種口味的橄欖，影院門口及戲園子裡，也有提着籃子走來走去的小販兜售。《清稗類鈔》曰：「售橄欖者所在皆是，其所謂檀香橄欖者，長寸餘，固橄欖中之至大者，人鹹喜食之，而又相戒不得多食，謂其助熱，能致喉痛也。」提到福建出產一種檀香橄欖，子長寸餘，比一般的橄欖要大顆，很多人都愛吃，可是當地人卻認為橄欖多食會上火，導致咽喉和牙齒口腔的疾病。但是在江南一帶，卻又是另外一種說法，認為橄欖性涼，能生津止渴，清熱解毒，可治療咽喉腫痛等疾病，所以「嗜者貴之」。

我尚幼時，雜貨店的櫃檯上總會擺有一排寬口的玻璃罐子，裡面裝着各種口味的橄欖：甘草橄欖、蜜漬橄欖、辣椒橄欖、化皮橄欖和順喉……凡往店門前經過的小孩，無不被五顏六色的橄欖逗弄得垂涎欲滴。那種愈嚼愈覺有味，吃過之後嘴裡久存餘香的甘美，至今回想起來，相信依然能夠喚起許多人童年時代的味覺記憶。



▲橄欖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試筆

文：星池

大海



▲聽海的聲音，看海浪的翻滾。

網上圖片

這片浩瀚無際的大海，本是一臉平和安詳。忽然暴風狂吼，捲起了驚濤駭浪，擊出一串又一串的惶恐白花，碎於空中。笑顏不禁被葬於萬丈深淵，心中悸動一塊塊浮在翻騰的水面。凝眸一切正蔓延，盼望遏止，卻無能為力。

艷陽高照，汗水從額頭沿眼角滑落，悉數努力伴着海水一併蒸發。來不及仰首嘆息，已隱沒在藍天。水氣茫無頭緒四處飄動，失掉靈魂，仍感到愈爬得高，愈是寒冷。俯瞰變幻莫測的大海，憂心忡忡，無法再重回昔日的地方，慨嘆無常。此時，覺得僅餘的熱情亦遭吸走，凝結成小水點，心更冰凍。一段時間消逝後，才懂細看周圍，倏然察覺若干愛惜自己的小水點圍在身旁，原來從不寂寞。互相關切，聚成一朵薄薄的白雲，暫且不再磅礴。

傷感猶在，還未可消滅，變厚及濃密，把雲塗抹成灰黑色。身軀沉重無比，無力懸浮，終須化作雨絲，投到大地的懷抱。浙瀝漸瀝，是一種釋放，何須裝作堅強。洗滌心靈，沮喪過後尋找希望。

穿越大街小巷，經過樹高茂林，或直通無阻，或蜿蜒

曲折，在迥異的土地上不斷流動，獲得不同的遊歷體驗。雨早已停下，溫暖河水汨汨未止，銀波粼粼，心頭湧現一股力量，沖融沿途河段，輕輕遺留活過的痕跡。流水夾雜泥土沙石，默默回到恬靜的大海。初時，難免混濁不清澈，思緒紊亂。直到遠離岸邊，和原有海水逐漸摻合，最後較以前顯得更透徹，覓得航道前進。怒濤過後，重拾一分久違的寧靜，所經循環，恍如隔世。環境如何變，形態怎樣改，我仍然是我。掃視這片大海，比往日廣闊，能容更多。

詩意偶拾

文：陸蘇

春天的包裹

如果此刻天塌下來
花們會接着
如果此刻春天倒下來
我會捧着
打個包裹
六百里加急
馬上飛遞
一驛接一驛
親愛的
都給你



心靈驛站

文：翁秀美

離別中的古典情懷

離別，是人間最傷感的惆悵瞬間。屈原《九歌·少司命》有云「悲莫悲兮生離別」，是說悲傷的事沒有比離別更痛苦的了。江淹《別賦》中更言道：「黯然消魂者，唯別而已矣。」

多情自古傷離別。送別時，看那楊柳岸處，曉風殘月，雙雙執手，無語相對，此後便是，千里萬里。一個依依不捨，一個淚水漣漣，風吹衣角，一步幾回頭，在那個隔山隔水隔音信的年代，惟有盼君平安早歸，並將所有情感祝福寄託於天邊鴻雁，水中錦鯉。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牽掛，思念，盼望，失望等各種情緒紛雜困擾，剪不斷理還亂，怕見春光，更懶梳妝，一天天，看明月行過空空的窗，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一碗長江水，在夢裡蕩漾，誰的身影倚樓望，誰的帆在風裡搖。那一種望斷天涯的情思與閒愁，不分白天與黑夜，無論樓上與舟中，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下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很喜歡李叔同這首《送別》，深情之中瀰漫着無限感傷。人生無處不離別，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但即便過了千尺，亦留不住匆匆腳步。夕陽西下，送者別者愁腸滿懷，再三叮囑，最難見楊柳色，最難釋處春草萋萋，最不忍聞馬車輪，真是「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

工筆畫家王叔暉白描本《西廂記》，最後三頁是長亭送別，鶯鶯張生相對淚流，一個要他一路上鞍馬秋風好護持，一個要她在寂寞深閨好好珍重。張生馬上側身回頭，鶯鶯遠遠眺望，只是目光很快被青山相阻，斜陽下僅僅遠遠望見張生的鞭梢，這一別，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團聚。結尾留一個長久的離別空間給讀者，餘味不盡。圖中鶯鶯雙眉輕蹙，含情含愁，人物的情感心思，被大師刻畫得異常生動細膩。

現代社會，距離早已不是距離。沒有長亭古道，沒有折柳送行舟，沒有「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的良久目送，少了豐富而細膩的感觸與生命體驗，因此也感受不到古人倚欄而望、登高念遠的柔軟情懷，而正因為缺少了這種情懷，現代人的離別顯得稍許平常，沒有了那種



▲多情自古傷離別。

網上圖片

該有的空間與時間的距離，傷感味漸淡，分別不是問題，因為相見很容易。即使萬分的思念，念着念着一張機票就過來了；縱然經年未見，也會時常通話、視頻，知道彼此近況，如在近旁。

限於交通與訊息的不發達，古人的別是真正的離別，在歧路，在渡口，在長亭，望去天高地遠，路途茫茫，再者人生無常，當真是「君問歸期未有期」。在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彼此的情感此時得到更深的舒展與昇華，分離在即，道聲珍重，回頭尚溫，放眼人已遠，情至深處，以我觀物，物皆着我之色彩，於是，花啊草啊夕陽啊觸目都是憂傷，便筆下流出關於離別的經典詩句及畫作。而這般的離別以及送別的那些詩文於我們也漸行漸遠，相對於快節奏的今天，李叔同的《送別》，在一定意義上也送別了很多曾經存在過的美好芬芳的東西。

陽春三月遊西湖，蘇堤上一樹桃花一樹柳，相當好看。一春一春，桃花如面柳如眉，想堤上人來人去，這條路該記得多少次的離別印跡，品味過無數柔腸百轉的不捨與離情。此時，耳邊傳來梁祝中「十八相送」唱段：

弟兄二人出門來，門前喜鵲成雙對。從來喜鵲報喜訊，恭喜賀第一路平安把家歸。二人一問一答走完了十八里，途中英台多次暗示，梁哥哥卻千萬個不懂，無奈之下為自己做媒。臨別依依兩分開，這一刻飽含英台殷切切的期待：梁兄你花轎早來抬。哦，春光明媚，這或許是所有離別中最美好最浪漫的一段了。